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歷代兵制八卷宋陳傅良撰傅良有春秋傳已著錄是書上溯成周鄉遂之法及春秋秦漢唐以來歷代兵制之得失于宋代言之尤詳如太祖躬定軍制親衛殿禁戍守更迭京師府畿內外相維發兵轉餉捕盜之制皆能撮其大旨其總論之中謂祖宗時兵雖少而至精逮咸平後邊境之兵增至六十萬皇祐初兵已一百四十一萬謂之兵而不知戰給漕輓服工役繕河防供寢廟養國馬者皆兵也疲兵而坐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總戶口歲入之數而以百萬之兵計之無慮十戶而資一廩兵十萬而給一散卒其兵職衛士之給又浮費數倍何得而不大慙云云其言至為深切蓋傅良當南宋之時目覩主弱兵驕

之害故著為是書追言致弊之本可謂切于時務



溫州市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歷代兵制卷一

宋陳傅良撰

周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周制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

宅田土田賈田

遠郊百里

官田賞田牧田牛田郊為

鄉六鄉百里通十為同為百里者十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

地除山川沈丘城池邑居園囿徑路三萬六千里井為六萬四

千井六十四萬夫之地除公田九分之一為五十萬二千夫又

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為三十五萬四百夫率三百

五十家賦一乘

故曰邱為乘

積六鄉為千乘而餘率七家賦一兵

積六鄉為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

周禮所謂甸即司馬法所謂成也四甸為縣四

縣為都則成十為終即周禮二縣加之半十為同即周禮四都凡六鄉十同蓋四十都也特異名乎

二百里曰州

州為六遂遂如鄉之法

鄭氏云異其名示相變耳遂之軍法如六鄉

三百里曰野野

為削一作稍家邑田大夫采地四百里曰縣亦曰邦小都小都之田五

百里曰疆疆為大都大都之田都通為鄙所謂為寰內諸侯治

之皆如遂之法鄭氏曰自遠郊以達于畿中六畿方千里為千

里者十如鄉之除為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萬乘卒七十五

萬人為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牧野之師紂兵七十隨處蒐狩

自成什伍案禮惟為社事單出里民為大司馬遞而征之案大

教兵號名有縣鄙家鄉野之異等物有十年而役一遍凡三

諸侯軍吏都鄉遂郊野之所謂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二家五

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所謂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二家五

人司馬法自夫三為則終身無過一再給公上事蓋先王忠厚

起屋數蓋以此也則終身無過一再給公上事蓋先王忠厚

之至更勞均佚不欲窮民之力也遞征之法非徧摘也鄭氏云

者不必一時皆徧以人蓋鄉遂以次全軍充調不離部曲凡用役

數計之使勞佚遞均也

案傳記如周有南國之師晉有九州之戎宋有空澤之甲皆

我車

全軍更役在軍之士無非鄉旅相望守助之田里家有羨卒
隸于師長閭里故不失守備傳紀少康一旅出于一成魯頌
僖公千乘賦于百里與公劉三單左氏春秋書社之法皆比
屋通數非謂兵之制也魯三郊三遂可六軍而止三軍亦遞
征也

也
古者五侯九伯二伯專征而諸侯皆共四方之事畿兵不輕出

案詩文王出車我出車我于彼牧矣

九牧之地

自天子所謂我來

矣幽王大車漸漸之石為東勞西逸而有不遑朝矣之歎更

以周禮司馬法參考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徵師于諸侯曰

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小宰掌其戎具

虎賁氏奉書以牙璋發之

詩常武王命卿士大師皇父整我六師冢宰也王謂尹氏命程伯休

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土小宰則畿兵不輕出也在
戒司馬出征也程伯為司馬見史記

易未濟之象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則雖天子親征

亦用諸侯之師詩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劉文公平邱之會對

晉人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司馬法論戎車之名

則雖王人莅師毋過十乘以為先行宣王復古北伐其制如

此平王東遷以王人戍申戍甫揚之水始刺之然春秋之初

從王伐鄭猶有陳蔡衛人二百四十年間王人會伐屢矣未

嘗見師之出唯敗績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見史記報

王代秦尚從天下銳師以知畿兵不用其力常完也強詩周

有四國蓋以師從春秋
王人子突救衛不書師

凡王畿千里車萬乘六軍遞用千乘而寰內諸侯各從其國之

制諸侯大國百里車千乘三軍用五百乘春秋左傳成國不次

國七十里車七百乘二軍用三百三十乘小國五十里車五百乘一軍用一百六十五乘率天子用十之一次國大國十之五小國三之一皆足成軍之數唯無侯作帥卿帥之以奉天子諸侯率教衛以贊元侯伯子男帥賦以從諸侯

寰內外所以有不征同者寰內有遮

征入衛之勞各從其國制而寰外共四方之事勞佚適等也

春秋

春秋諸侯見于傳者雖未盡信變更王制略可考也會自禽父

三軍詩稱公徒三萬舉成數也

實三萬七千五百人

成公元年謀伐齊作

邱甲邱各一甲

同馬法四邱出甲士三人邱甲各出甲士一人

明年戰于鞞四卿于

是乎輿尸以出

前此春秋未有累書帥師者

襄公十一年三桓改作三軍蓋

三分魯而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

不舎至是中軍削矣昭公五年遂舎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季氏專一軍而孟叔各專一軍

之半公無軍焉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根牟魯東界商宋也魯西南境

衛北鄰也革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蓋竭作

也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始以夫田為賦大變邱乘之制民無餘

力矣齊威公相管仲參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

五家之軌為五人之伍十軌之里為五十之小戎四里之連為

四戎之卒十連之鄉為十卒之旅五鄉一軍公將其一高國各

將其一凡三軍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參周法車增三百乘徒損三萬人吳子云齊威

募士五萬未詳蓋如鄉之法五鄙三十家為邑十邑為卒十卒為鄉三

鄉為縣十縣為屬五屬各一大夫自邑積至于五屬為四十五

萬家率九家一兵得甲十萬九十家一車得車五千乘可為三

軍者四

長勺之戰桓公自謂有帶甲十萬車五千乘蓋其斥地甚大非齊舊封

蓋如遂之法以通

國之數而遮征之率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略倣周變從

輕便

當時地廣參用周畿之制

至鄭簡公時公孫舍之公孫僑帥車七百乘

伐陳始竭作子產修廬井之法而兵止邱甲其後遂兵賦矣制

甲楚吳越秦初無井牧之法楚自武王始為軍政作荆尸以伐

隨戎分二廣而為三軍

鬪伯比曰我將吾三軍

成王地方千里城濮之戰

左右師潰惟中軍之卒不敗則猶武之舊然而東宮之甲若教

之六卒申息之子弟略見于傳往往非古公子嬰齊為簡之師

組甲被練皆創名之康王為掩始井衍沃牧臯隰賦卒籍馬而

有車兵徒兵甲楯之數靈王斥地益大陳蔡不羹邑賦千乘于

是有五帥

左氏傳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

至平王又始為舟師吳越不詳見

吳王僚伐楚空國而二將夫差伐齊

左氏傳哀公十一年

蓋可見者四軍

其後益強帶甲之士十有三萬黃池之會三軍皆萬人

案國語三將軍

三萬人吳越春秋三萬句踐棲于會稽甲楯五千人其始伐吳

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千人

其名不一已見其非古制其再

伐吳自將中軍而分左右私卒

吳越春秋亦云中分其私為左右軍安廣之人率君子六千以

為中陣為戰國相井諸侯斥地益廣而邱乘之地法壞田齊地

方千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臨淄之中七萬戶而卒固已二十一

萬一家而三兵矣湣王創為技擊以兼桀宋五千乘之國號稱

東帝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然武靈王變

胡服滅中山五百里猶三軍也孝成王卒百萬矣趙括長平之

敗喪師四十五萬而破燕粟腹兵二十萬李牧敗匈奴亦車千

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穀者十五萬人魏自惠

王以武卒奮凡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

騎五千匹至安釐王時秦圍大梁悉比縣勝甲以上為戎士三十萬韓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燕地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腹之敗于趙也二萬六十萬車二千乘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頃襄王失鄢郢北保于陳收東地兵尚十餘萬大抵戰國之制勝甲以上皆籍為兵

齊桓晉文始為召募料民之法吳子齊桓募士五五而是時

秦有陷陣楚有組甲被練越有習流君子之軍迨至戰國益

尚騎射而技擊武卒銳士胡服百金之習行于中國後世詐

力之兵用矣技擊之法得一首而受賜金武卒衣三屬之甲

操十二碩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

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銳

士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胡服以金鐺飾首首挿貂尾

為貴職武士冠鷗尾之冠縵胡之

纓短後之衣百金禽將賞百金

秦

秦自襄公始列諸侯有田狩之事而不能遵周禮至春秋繆公

霸西戎始作三軍殺之役三師置陷陣吳子泰置哀公救楚車

五百乘魯定公五年為戶籍什伍孝公用商鞅初為轅田孟康云三

居古制也商鞅爰田自在其處不復異居或曰爰田與晉作爰

田同案杜預云分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所償之衆爰轅古通用

遂破井田開阡陌以前後漢參考秦法五戶為伍十戶為什

百戶一里甲有魁五里一郵郵有督十里一亭亭有長長有二

卒一為亭父一為求盜五亭一鄉鄉有牧三老激游徼小于鄉

曰聚聚有嗇夫十亭一縣萬縣有令丞尉不滿萬戶為長凡亭

間之道南北為阡東西為陌司馬貞史記索隱云風俗通南北

南北阡經陌緯東漢光武紀有千秋亭五成陌而地里志有畢

陌陝陌酷吏傳有京兆阡南陽阡蓋卽其地名云曹植詩曰東

唐韻注經三里為阡五篇阡通作阡

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其制猶存云

步之畝加之凡二百四十步為畝通一易再易聽民買賣隨力

所及不限多寡凡民年二十三音傅音之疇官疇官田疇之長則給公家

徭役給郡縣一月而更謂更卒已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已復

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得一首賜爵一級爵有十八級後通關內侯列

十級二一曰公士步卒之有爵者二曰上造百卒之卒三曰簪褭御陣四曰不更

在車右不復五曰大夫在車左六曰官大夫七曰公大夫八曰公

乘雖非公臨戰得乘公車故九曰五大夫自公士至不更皆士也自大夫至五大夫

皆軍吏也十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即左右偏裨將軍十二曰左更十三

曰中更十四曰右更庶長三更所將皆庶人更卒十五曰少上造十六曰大

上造十七曰駟車庶長十八曰大庶長自左庶長至大庶長皆卿大夫軍將也少大上

造言主上造之士也駟車庶長言乘蓋皆以戰功相君長昭王

始有銳士虎賁八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而分三軍長平之役年

嘗逋

十五以上悉發非商鞅之舊矣始皇并天下分為三十六郡置
守尉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兵卒即材官之屬而郡縣兵器聚之咸陽
銷為鐘鐻講武之禮罷為角抵自戰國時秦與山東戍卒僅存
五百餘萬至是殺傷益衆而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鎮五
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又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先
發弛刑次諸逋嘗亡人贅壻賈人次治獄吏不直者次隱宮徒
刑者隱宮宦官次以嘗有市籍者次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凡在
里門之左一切發之謂之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如始
皇計盡徵材士五萬人衛咸陽教射禽獸令自賫糧食民不聊
生而勝廣起矣周章之戲楚兵百萬秦發近縣不及乃放驪山
徒奴產子授兵以擊盜及周文破關東盜益起又發關東中卒
東擊盜而阿房不罷章却將三歲亡失已十萬數其降楚也坑

新安南又二十餘萬人而峽關下軍將皆賈豎子一啗于利沛
公入而秦遂亡

商鞅破井田不過斥大疆理以便耕聚亭郵鄉縣猶古遺法
然而古人寓兵于農藏用不示是以民習于教而無鬪狠上
籍其力下安其于義自鞅始明以戰懸為刑賞以多殺為爵
級以怯鬪為役隸使四民要利于上非戰無繇由是秦人之
俗尚武競棄禮義雖能卒制強盛而楚之興寡具矣昭襄之際
徵調無度民非商君之舊至始皇混一罷講銷兵意謂士散
于天下而利器專于京師可以弭患不知斬木揭竿無非戰
具蒼頭廝役往往皆賈勇豪傑也養成戎心困以苛政彼干
賞蹈利而無禮義之習何有于秦哉盜遍山東二世不悟方
且納趙高之邪計過為阻深以示強大章邯百萬之師勢在

呼吸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不得進此秦之所以
亡也

歷代兵制卷二

西漢

漢大抵依秦制凡民二十三為正一歲以為衛士每立秋斬牲于郊名曰驅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季冬天

子大會饗賜觀以角抵罷遣

王尊傳常以季冬或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

按魏書曰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

會五營士為八陣名曰乘之

二歲為材官騎士

材官自秦有之志云秦置材官于郡國高帝常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才力武猛者以為

輕車騎士材官

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為樓船

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年六十五乃免就田又自十五以

至五十六出賦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

秦孝公十四年始為賦漢

興算賦

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不人人自行其行者不可往便還

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為過

更直者出錢僱之每月一更謂之卒更貧者欲得僱更錢次有事

以羽檄發材官騎士以備軍旅如高祖十一年發上郡北地隴

河東上黨騎屯北地宣帝神爵元年發西車騎巴蜀材官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

當時各因其地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魏邀為北地將軍周竈

為隴西事已則罷京師之兵止南北軍及中尉緹騎郎中令諸

郎城門校尉屯兵北軍屬太尉南軍衛尉武帝更太尉為大司

馬大將軍以寵將帥而北軍分八校尉以中壘領之中壘屯騎

長水胡騎射中尉為執金吾而置三輔都尉屬焉郎中令為光

祿勳而置建章營騎屬焉後更名羽林騎選隴西天水安定北

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置期門羽林又取從軍死元狩間兵革

數動士物故者動以萬數民多買復徵發之士益少于是發謫

羌

吏次謫民次謫戍次七科謫

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夫

母有市籍七

而又多赦罪人亡命弛刑徒者從軍初高文世用兵中

尉兵屬衛將軍尚屯關中至元鼎六年中尉卒始發矣邊兵不

贍至出武庫昭帝始元間始募犇命

應邵曰常兵不足權選精勇聞命奔走故曰犇命

及命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

師古曰被告劾而逃亡

宣帝神爵間擊羌發

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飲飛射士羽林孤兜胡越騎以益

邊兵蓋中軍亦出矣

唐杜佑通典云兵制可採惟有漢氏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

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轉居三輔陵邑以為彊幹弱枝之勢

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二師樓

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稱畢事則削雖衛霍勳高績重身奉

朝請兵皆散歸案漢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佑言命將旋罷

是矣又案漢兵郎官無員數虎賁千五百人而多不過千人
羽林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各七百人至東漢不過三千
五百人三十六人執金吾緹騎五百二十人或曰三至東漢
不過六百人魏王朗奏漢金吾騎從六百衛尉所領諸宮掖門都候劔戟
衛士至東漢不過二千五百人十二城兵雖不見數然亦不
過門置一候以掖門司馬所掌考之多至百八十人少或三
十八人則城門領于一校大略可見高祖晚征黠布用留侯
計發關內兵合中尉卒三萬人衛太子軍灞上惠帝末年陳
平周勃為將相始以呂氏故屯兵滎陽文帝備胡以三軍景
帝七國之變太尉周亞夫乘六乘傳出擊吳越而大將軍竇
嬰監軍滎陽皆因軍設屯事已既罷武帝雖置關內都尉領
如郡國亦無營壘而佑謂重兵悉在京師非也

漢制雖曰因秦然多近古蓋民有常兵而無常征之勞國有

常備而無聚食之費當是時故將之家亦為給賦見孝惠元年詔宰

相之于均調戍邊是以繇有復算有減逋有更貸則得為君

上之恩至于將相廢置惟時或中都公卿或邊郡守御尉御

史大夫出為護軍韓安國不為左遷酒泉太守即命破羌辛武賢

不為異數而又御軍之法簡肅精明雲中戰士上功幕府差

首虜六級賞典輒格屯田上奏以六月戊申不越旬日爾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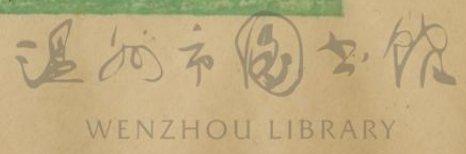
已報輪臺之詔敗亡不掩衛霍行封得喪相除可以槩見其

時無有雍蔽誕謾之患若乃賞賚雖或無常廩餼悉皆有量

京師將校比二千石塞下戍卒月穀二石六斗有奇東漢亦人日廩

米五斗見李固傳注云升少故五升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無驕兵諸侯

七國變生倉卒備禦素具南征北攘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搖



誠有以也

南北軍記云南北軍漢制也古者天子之都必有重兵焉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也上天之象以羽林為天軍黃帝之聖以兵師為營衛規天象聖則爪牙之衛詎可一日而缺諸侯諸漢高祖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持三尺糾合義旅及蟬鞮鞞而汗介冑其勤五載縛嬰斬羽而後天下合為一任罷之兵佚諸農畝巴渝北貉無勤遠人卧鼓包戈將與天下安于無事矣然方是時獫狁北張蠻雠南粵竊壤植大強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虎符與檄召而後來帝室皇居無武卒騎士以鎮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窒不軌也此高帝建軍之本意與夫天下形勢惟地與兵漢始都洛陽從婁敬及張良議即命車駕西安都秦地故左轂右蜀太華涇渭表

裏而襟帶金城千里巍然天府之固矣南北二軍負城環拱
路似營巡碁羅星布平居無事虎視眈眈四征不定如火發
發而又衛尉藩護金吾徼巡武庫司兵司馬禁掖章溝虎威
書揮夜呵戎心女奴膽戰栗駭落無敢弗率于我天威鎮安四
方鞏固萬世兵威地利兩兼得之信乎高祖貽燕子孫規模
宏遠也

王莽

莽奪民田為王田倣古井牧置五威將軍帥七十二人分鎮天
下而命十二將帥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專事北伐又以七公六
卿兼號將軍填名都中郎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填邊郡
而內置司命軍正外設軍監十二人又依周官之文分六鄉六
尉六校六隊音遂鄉一帥尉一大夫郊一州長隊一大夫屬正又

內置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將軍至吏士凡七十三萬八千九
百人仍賜州牧及縣宰皆兼將軍偏裨校尉之號又有豬突豨
勇銳卒虎牙五威兵竟音尉境尉九虎將軍捕盜都尉之屬置輒不
罷蓋不可勝數

三代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儀禮吉凶賓嘉達于天下而
軍禮獨載于大司馬法若國有師田之事則縣師始受法于
司馬以作民六官亦惟小司馬職掌不悉書而軍司馬禦司
馬行司馬皆不備官有事斯置其不欲觀兵蓋如是自秦以
戰馬為爵級卒以自斃而王莽又滋彰焉凡公卿至于守宰
皆兼將校之稱一切募兵號為豬豨徵天下明兵士六十三
家數百人以備軍吏所以示民無非逆德凶器顧方疑天下
之軌軌已重弩鎧之禁吞虎符之發求以為安而綠林新市

羣盜已起海內豪傑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旬月之間遍于天下敗亡之禍速于暴秦可不戒哉

莽兵大抵因漢而紛更其制不一統屬民不堪擾又務自攬權雖遣將不與兵符必請而後動其伐邊乃欲同時俱出至久屯者數年常二十餘萬人仰給縣官野有暴骨而京師衛卒亦三歲不得更代由是民怨益作莽遂大敗

案莽昆陽之戰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餘在道者千里不絕其他擁衆累數十萬者通天下蓋漢自武帝征伐之後數世涵育不見烟火之警迨及始元之間民戶一千三百二十三萬有奇是以郡國甲士所在而足及尋邑大敗盡棄山東之衆北軍精兵號九虎者尚數萬人亦可以見漢家養民強國之制然自莽倣擾干戈競作于光武

還定郡縣或空置守長中元末年方纔四百二十七萬十餘
一二無復曩時之盛矣

東漢

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始于黎陽立營領騎常千
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而京師南北軍如故北軍并胡騎虎
賁二校為五營置北軍中候易中壘以監之領于大將軍光祿
勳省戶騎車三將及羽林令都尉省旅賁衛士領于太尉建武
六年始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法惟京師肄兵如故
明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候吏盡還民伍唯更踐
如故九年省關中都尉十三年罷左右將軍二十三年罷諸邊
郡亭候吏卒

案光武久在兵間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欲息肩文書調

度一切務從簡寡由是內有營衛之士外罷徵候之職又自
西都之季都試或以為患韓延壽始以試士僭擬不道誅之
而翟義之反王莽隗囂之劫更始李通之勸光武皆以秋試
因勒車騎誅守長號令起事光武懲之遂罷不講自是漢兵
法始大變壞善乎應劭論之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自郡國
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竇啟寇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
發兵雷震一切猝辦黔首驚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警一
旦驅之以卽強敵猶鳩雀捕鷹鷂豚魚曳豺虎是以每戰常
負王師不振張角蕩搖八州並發牧守梟列流血成川爾遠
徵三邊殊俗之兵忿鷙縱橫多彊良喜事以為己功不教而
戰是謂棄之迹其禍敗豈虛也哉

然終建武之世已不能遵守前法罷尉省校輒復臨時補置年

京都

罷長水射聲二校十五年復增屯騎校九年省
關都尉十九年復置而邊郡亦往往復置尉
明帝之初以為

野無風塵乃悉罷沿邊屯兵其後北方有變則復置度遼營
明帝

永平八年南蠻或叛則置象林兵和帝永元
羌犯三輔則置長
鄭衆言

安雍二尉安帝永
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安帝建其後盜作
初四年

沿邊緣海稍稍增兵順帝永建元年令緣邊
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而令扶風漢陽築

隴道三百塢順帝永
魏郡趙國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塢西羌
和元年

置屯多矣始募死罪繫獄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占邊郡縣以為

常自後往往五營緹騎虎牙之士迭出征戍

漢氏略循周畿之制訖于西都京兵無過一再出自中興郡

兵不練而南北二軍交驚于境安順以來實憲永元鄧鴻元

六年何熙永初三將以擊劉尚永元鄧騭元年初任尚朱寵永初

馬賢永和張儁永和六七將以討羌而鮮卑之寇永和南單

徒

于之變

永和八年

亦數移屯連年暴露由是王旅無復鎮衛之職

而奔命四方之不暇又方募為陷陣

西羌傳

徵為積射召為義

從大抵敕立名號皇甫規所為列屯坐食之兵眾矣卒于中

官之誅結援外將故夫漢之禍光武之銷兵為之也

至安帝永初間募入錢穀得為虎賁羽林緹騎營士而營衛之

選亦衰當是時邊郡守禦之矣兵不精內郡五衛之備不修見

忠諸羌轉盛二千石守令並無守戰意皆爭徒避寇于是徵兵

會眾搖動數州增賦借奉費八十餘億暴露師徒連年而無所

勝至于順帝始令郡舉五人教習戰射然而有憚遠役而郡兵

始叛矣

永和二年

古人調兵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哀荆旅武王克商寶

用西土至于征徐以魯

書費誓

追貊以韓

詩奕

平淮以江漢略見

于經可考也齊桓東征討陳濤唯及江黃北入山戎亦因燕
衆蓋猶有節制者自晉文城濮之役以秦師從諸侯力征唯
黨是與無復先王之舊矣漢氏獨得古意役民以法大帥征
師其備胡則上郡隴西北地事越則會稽豫章擊朝鮮則舉
遼東開西南夷則巴蜀移兵赴遠不過一再自東都兵不能
繼然後盜起一方而羽檄被于三邊魏王朗曰一隅馳羽檄則三邊被荒擾此亦漢
氏近世民不堪命至于背叛此興荆揚兗豫四州之卒擊象
林萬里之蠻李固所以憤惋也通鑑順帝永和三年
雖改領以步騎五千費用四十四萬億凡一年百八十戰羌寇
略定黃巾遂作建寧二年羌平中平元年黃巾張角反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朝廷
不能討于是置八關都尉中平元年十三州牧西園八校尉以小黃
門蹇碩統之雖大將軍亦屬焉帝亦自留心戎事乃大發四方

毛

兵講武于平樂觀躬擐介冑稱無上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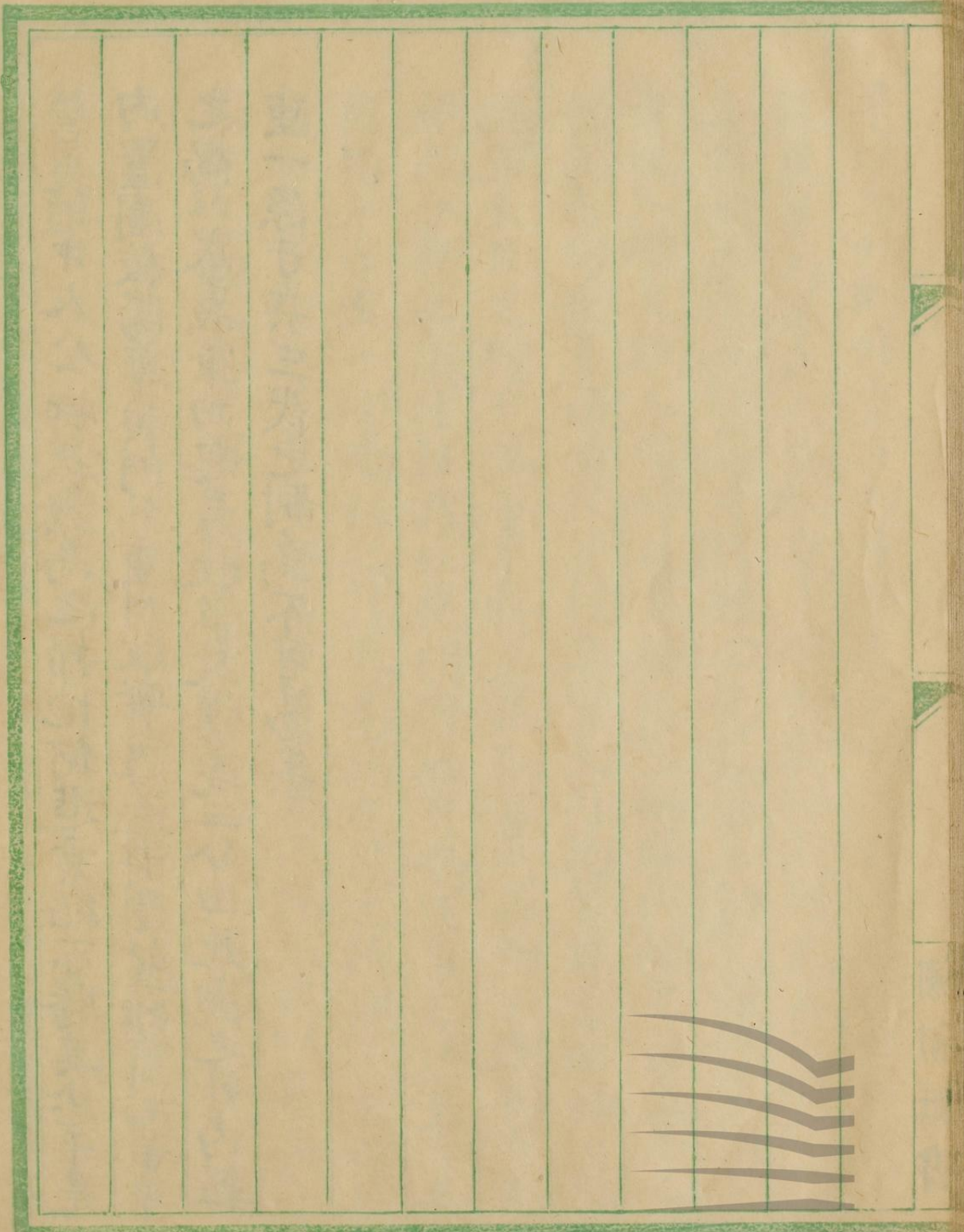
三代而上兵權散主有扈之師六事咸在牧野之戰三卿同出書稱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而常武詩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夫太保相也非南宮之使不能專令兵師齊侯將也非太保之命不能擅興禁旅且以二兵百士而二三大臣參互職掌至于皇父整師尹氏播令程父出征則兵無專主將無重權大略可考是以兵滿天下居然無患迨及叔季司馬世官爰以命氏馴至諸侯更霸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書帥師譏臣專也自後兵多常聚帥多世守文武異途將相爭長吳起與田文論功而廉頗之賢恥居蘭蘭卿之下兵之所在權實歸之

則內

是以在外則外重，在內重。漢氏兵制，庶幾乎古。南北二軍，不能兼屬，而握兵之臣，輒重于時。太尉、相國、列為三公，城門領兵，得如五府。是故諸呂謀難，必先監軍，平勃交驩，勢不相下。孝文入繼，大統不俟移日，奪絳侯之柄，歸代邸之臣，蓋忌之也。武帝留意邊功，增設營校，卒置大司馬官，尊寵將帥，以冠諸軍大臣之權，尤偏重于將矣。託孤霍光，丞相不與，而霍光親戚分典兵衛，往往諸奴視相府，無有也。宣帝不堪，甚至赤其族，措乎亦出一切矯枉之計，悉易諸屯，付之所親子弟，權臣稍而宦官外戚始用矣。厥後董賢、王鳳代為元戎，以基王莽篡奪之禍。光武中興，益創前事，內省校士，外罷郡兵，欲以銷患而良法蕩然。當時滎陽不過千騎，公掾監領，超遷牧守，其任不輕。自後令出房帷，政歸臺閣，戚宦迭將，更相傾奪，然五

削

營畏服中公卿就戮為之掃地何進袁紹不勝其忿于是
內置園校陽尊黃門外重州牧實召邊將闡豎雖翦而董卓
之禍以成義軍四起羣牧爭政漢遂三分由此觀之外內輕
重一係于兵三代之制為不可易矣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歷代兵制卷三

三國

魏制略如東漢南北軍如故有中左右前軍各一師又有中護

中領軍領護軍將軍各一人其他雜號無常數初曹公自置武

衛營于相府以領軍主之及文帝增置中營于是有武衛中壘

二營以領軍將軍并五校統之京師講武亦如漢唯改乘之曰

治兵然訖魏一再講而已文帝延康元年自納司馬朗之言復

令州郡典兵然未置尉蓋太守或刺史兼師朗為丞相主簿言

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文帝

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于策為長文帝

初王朗因請寄軍政于農朗奏云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

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

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當今諸夏已安時方外事

帥

吳蜀內興土木未暇也黃初三年特置都督諸州軍事桑加四

征四鎮將軍之號又置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位太尉上事見

讓司馬而當時宗室諸王藩兵大數纔不過殘老二百人復時

時徵調之魏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曹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

受封得兵百五十人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尚有小兒七八

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卧在床席息氣

軍及太尉司馬懿與大將軍曹爽爭政誅爽而兵柄世在司馬

氏于是潛消方面併營以二于已母卹儉文欽矯詔討司馬師

廢多選精兵以自營衛五營領兵共上表云三方之守一朝缺

黃門是以高貴鄉公徒手遇禍然司馬師猶憚四征遂以司空

召還諸葛誕以奪其兵會誕以叛誅魏祚遂移吳蜀兵不詳

見蜀置五軍其左右將軍督護一人其中師監護典參軍各一

他 隲

人其前師將軍監護督軍各一人其後督將軍兼一人其將校
 略如漢而兵有突將無前宿吏青羌散騎武騎之別蓋不全用
 蜀人也是時戶籍士民異號往往充充兵之家已非民伍然諸
 葛治兵之法師十二更下張郃之戰在者八萬去者願留亮卒
 後士卒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見呂義傳由是蜀兵耗矣吳多舟
 師營校略異于漢而兵有解煩敢死兩部見呂綜傳車下虎士見甘寧傳
 丹陽青巾見沈瑩傳交州義士見步騭傳及健兒武射之名非一調度亦
 最無法大率強者為兵羸者補戶見陸遜傳至有六百餘家輒皆料
 取以他郡羸民遷補其處見陳表傳然孫權時兵猶不給也役惟春
 耕秋刈死事江渚而已亮皓以後始以戰士兼充眾役見陸遜傳
 是家有五人三人為役父兄在都子弟給役州縣民怨叛者成
 行者矣其後悉封子為十一王王給兵三千而黃門宦官亦開

溯初世書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召募陸抗都督欲足兵百萬而守者因循莫肯差赴抗卒以其
五子分將而吳遂亡

凡天下戶口纔一百四十餘萬耳曹公案冀州籍自喜得兵

三十萬蓋有夫皆兵也赤壁之敗兵八十萬須濡之屯兵四

十萬而蜀兵十萬二千吳兵二十三萬通三國之兵僅視有

戶之數以供三帝之用斯民蓋已病矣又况三輔流人收入

蜀郡劉璋時三輔流人數萬收以江淮商旅募為吳卒而魏

武制錯役之法分離天下使人役戶各居一方見晉劉其離

逖轉徙之患又可勝言哉

八陣圖贊并序

夫八陣圖者蜀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之所作也圖之可見者
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廣都之八陣鄉一在魚腹永安

宮南江灘水上在高平者自酈道元已言傾圯難識在廣都者
隆土為魁基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俱立陣周四
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三十在魚腹者因江為勢積石為流前
蔽壁門後却卻門月縱橫皆八魁間二丈卻月內面九六鱗差
廣都舊無聞焉惟見于李膺益州記其言魁行皆八裁舉其半
趙抃成都記稱耆老之說以為江石數魁應六十四卦則知兩
陣二首之意以體乾坤門戶法象之所由生也然其陣居平地
束于門壁營陣之法具而奇正之道蘊魚腹陣于江路因水成
形七八以為經九六以為緯體方八陣形圓却月壁門可以觀
營陣之制却月可以識奇正之變故雖長江東注下流湍駛轟
雷奔馬不足以擬其勢回山卷石不足以言其怒峩峩八陣實
瀨其衝石子如拳灘沙攸積而歷年千數未嘗回撓隱若敵國

屹若長城故桓溫以為常山之蛇杜甫偉其江流而石不轉也
若夫四頭八尾隅落鉤連隊陣相容觸處為首則廣都魚腹之
圖其法皆八陣也居則修諸宮壘出則備其行陣雖有奇正之
變一生于正而已先王寓兵于農而制之以邱井折衝樽俎而
舞之以行綴經國有途軌之制畫地有鄉遂之法文事武備未
列為二途民可使知之故顯仁而藏用爾在易先天之象天圓
地方八卦相重皆六十四陰陽相錯剛柔相交而天文地理備
焉先王天之文愚于八陣見之矣八陣之陣作寧武侯私智自
營之乎風后握奇有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名明八卦之象也
漢法大司馬常以立秋日斬牲祠白帝肆孫吳六十四陣則六
十四卦之象中興罷郡國都肄而陣勢浸亡非有王佐之才明
于天人之奧則八陣之變化誰能嗣之愚以為八陣之施非徒

教戰而已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興乎非虛言也觀古懷人敬為贊曰

堂堂八陣法地之經端如置碁維縱與橫左右有行後先有列錯綜相成鈎連互設孰知其首孰測其端直道如繩循之如環八八相乘陣間容陣在翼斯張在前斯奮陣雖形八天七攸存四轉轉隊虛實斯分亦有握奇列于陣後闢闔乾坤混融六九風雲天地體則陰陽能騎虎旅龍旂鸞章奇正相生方圓遞出混沌紛紜杳冥恍惚其闢無方其闔有儀幽若鬼神夫誰知之轅門之設實司啟閉無鍵而闔視之孔易行而為陣居則為營堅重如山能疾而輕我則通途平平坦坦致敵天羅莫如適返顯允武侯經之營之可衡天漢以作六師君子所為衆人不識曰易勝哉七擒孟獲先王體國卹甲作兵于戚之容萬舞于庭

四頭八尾文成井字旁踈斜窺孰知其自易有八卦洪範九章
天道昭昭曰唯典常在帝有熊其臣風后爰作握奇蚩尤是討
六十四陣演自孫吳豈其妄作文本河圖三代往矣漢隳都肆
誰其興之天啟明智惟此武侯器宏管樂龍隱隆中雲叢巴蜀
先王遺法尚克興之漢家餘業豈不成之營頭下墜蒼蒼叵測
心服奇才嘆興勅敵廣都之壘雲守儲胥匪石凌屹神物攸居
甘棠古木尚云無敗此圖之存其何能壞率物之蛇無頭無尾
易象于先天於乎不已

兩晉

晉自文王建國陰謀傾魏置二衛中衛後衛三部司馬前驅由以中
領軍領之武帝伐魏遂分左右各一將軍左衛右衛虎賁羊琇為將
將命中虎賁驍騎游擊別領又置虎賁羽林上騎異力四部并

嘉

命為五督

皆領於

又有左右前後四軍四護軍領之凡二衛左

右前後驍騎七軍皆中軍將軍羊祜統之

祜罷改北軍中候

其

後更制殿中典兵以寵陳勰步兵校尉以寵王濬而東宮亦備

三率

初置中衛率泰始五年分為左右衛率各領一軍惠帝愍懷太子在東宮又加前後二衛率成都王穎為太弟又置

中衛率

將相諸王始給兵衛義陽王望給兵二千賈充伐吳

凡五率

兵三千或由中領出鎮方面亦將本營兵以行羊祜以衛將軍

騎一千

遂為後例凡在權寵必給多者兵三萬騎二千及其

罷去親從如故故有司徒歸第家兵一千餘者

見王

方鎮去官

送兵千餘家者

見范

由是空校牙門虛立軍府動以百數武帝

五年傳

禁兵外散於四方矣

見干

淮南死士纔七百人而趙王

倫與戰輒敗

見淮南

其弱可見惠懷以來諸王交亂迭以國兵

代去宿衛

永興元年成都王穎以國兵代宿衛悉殺所忌者永

宿衛

名將勁卒咸入私家見東海王越傳永嘉之亂長安戶不盈百蒿棘成

林公私有車四乘宮省無復守衛府寺營署掘塹自守愍帝圍

逼唯涼州義眾千人守死不移而已見索綝傳江東草創軍容寡弱

鎮衛營校有名無兵識者皆議并省溫嶠傳當時雖優賞投刺大興

元年熊遠諫貸免僮客大興八年以充京師馴至臧獲之徒得命守

令孝武帝太元許榮疏然而實不足用王敦蘇峻之叛每戰輒歛成帝

僅得劉超義兵之眾號君子營峻眾一人未及成列而棄甲走

矣初武帝深懲魏氏孤立而州鎮太盛大封同姓大國三軍兵

五千人次國二軍兵三千人小國一軍兵千五百人自始封至

于子孫漸減罷蓋欲特強宗盟以為削弱方州之漸銷鋒刃罷

武庫之辭形于賢良之策久矣以吳存未能見華譚傳吳平之後即

詔天下刺史悉去州郡兵大都纔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晚

乃並遣諸王假之節鉞各統方州軍事太康十年都督監軍至

于盈千咸寧五年參軍司馬皆得增置由此諸王擅兵動以萬

數內相爭攻京師數擾羣盜乃起州縣無備不能擒制見山濤

罷兵惟濤與陶璜以為不可惠帝之初戍兵四出天下遂大亂矣繼以五代

之擾所在牧守弱者棄地强者稱盟民盟間豪傑亦各推鳩主

以寇抄為事而富家大姓多藏戶口以為私附見劉京師以羽

檄徵天下兵卒無至者于是義兵紛然大將者兼為方鎮小者

聚為塢壁劉沈諸傳元帝南渡依以立國祖逖北討藉以為重因而

撫之未暇更立往往授以大將軍都督四鎮四征四平之號或

兼王者各自為將而江東征調不出三吳中流上流專于大鎮

宿衛大發毋過三萬每議出討率取奴兵自用刁協議後皆以

發諸郡奴號曰樂屬移置京師東土囂然人不堪命庾翼發所

統六州奴北伐百姓怨嗟何克悉發二州編戶奴士庶嗷然

百姓怨嗟臨戰輒敗是時雖嘗從賀循之議欲嚴分界多亭候
番休以備寇然竟無成績循自元帝時建言終東晉世惟謝元一戰有
功蓋北府兵而已見劉守之傳

案晉武帝之制大抵內彊宿衛領之貴戚外削州牧統于宗
藩皆懲魏也未幾宗正橫肆而宿衛散于司府禁衛單虛而
州牧轉為強鎮是以關門無結草之固晉陽有屢舉之甲欲
強而反弱將削者滋大事不師古急于矯弊崇私廢公而患
生于所偏也重以士民調度悉無良法自錯役之制不改魏
舊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戍守運漕父南子北咸更不寧見劉
頌惠帝壬子午之詔驅逐倉處張昌傳太安二年壬午詔書
疏咸不樂而詔書催促所過之境留五日者二千石號壬午兵人
免由是郡樂官長躬出駟逐昌遂帥避役者為亂三王己亥
之格爵命猥雜陳頴傳永寧元年三月起義兵制己亥格以
權濟難此自一切之法非常倫之格也其起

繫

義以來依格猥雜金紫佩士卒之身符冊委僕隸之門比及江左方國異制江州之兵

或至單丁俱上不得番休王敦敗後從衛士三番之制是時

民年十六為全丁十三為半丁至有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

敢嫁娶者或雖上功不與論封見段灼奏或緣一愆謫辱累世見范

甯奏夫以相傾之將胥怨之民上無所統下無所擊人莫之恤

而又災寇相仍公私虛乏飢有流殍寒無襦袴斯民將安歸

乎由是宗室誘之則為八王之亂遠方懷之則為五代之擾

方鎮聚之則為王蘇庾桓之叛自昔禍變至晉滋極職兵之

由終晉之世惟陳勰馬隆用諸葛亮古陣遺法略試一二隆

以募兵三千克平西涼厥功彌著勰事雖不槩見然徒校標

幟兵之一物耳更數大亂京闕圍逼而白虎幡一麾眾皆解

甲不鬪麾號數信收功至此孰謂古法之不可施于後世而

軍政之果無益于人國也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within a green border,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歷代兵制卷四

南朝

初晉兵不競惟北府有功方桓元篡竊高祖之興不過一千七百人卒定天下高祖既代晉亦惟內弱外強故首置五校殿中

東宮諸兵

永初元年置五校三將增殿中將軍領員二十人二年置東宮三校尉

而限荊州府置

兵不得過二千人二年且以揚州本兵不付道憐

長沙王道憐高祖母弟也

未幾自以享國日淺欲為貽後之業以荆居上流甲兵半朝廷

遣詔諸王遍居之由是崇樹襁襁迭據方岳

裴子野論而大州率加

都督不可詳載文帝元嘉之政最為可稱置宣武場校獵講武

然而亟用其民猜防智將殺檀道濟而使王元謨等北伐再舉

再敗邑里蕭條武庫空虛當是時唯荊州尚完衆率十萬帝深

憂忌思所以制之

襁襁
場

案宋鎮荊州者十有一人唯謝晦未修之沈攸之三異姓耳
初高祖用宜都王義隆次謝晦文帝元嘉三年晦反誅次彭
城王義康元嘉二十年入相誅次江夏王義恭廢帝永光六
年入相誅次臨川王義慶南譙王義宣武帝孝建元年義宣
與江州刺史臧質反誅次朱修之次臨海王子項以應子勛
反誅次山陽王休祐次巴陵王休若泰始七年皆誅次沈攸
之反誅又竟陵王誕以南兗州反誅晉安王子勛桂陽王休
範皆以江州反誅海陵王休茂以雍州反誅義陽王昶以徐
州反奔魏建平王景素以南徐反誅子勲子項死皆年十一
乃更益東宮之兵與羽林相若至有實甲萬人以為宗室尾
大不掉之防立矣不知以一旦議開廢立禍起於父子之間
非獨兇忍亦居勢使然也

孝武起義削平內難又謂前日之釁近在東宮藏甲與禁旅競

彊也乃增多殿閣衛屯

孝建元年初置殿門及上閣閣諸屯兵及復置衛尉官

案宋雜將軍往往貼為寄祿而掌禁兵則自二衛將軍下有

隊主仗主幢主鎧主細仗細鎧主軍主至是有直閣將軍防

閣將軍閣主齋帥直寢左右捉刀之類大見寵任而中郎將

驍騎諸營又為外兵矣

時有中郎將外兵參軍驍騎外兵參軍

併省太子營衛

省太子步兵校尉旅賁中郎將冗從僕射左右積弩將軍

既而南郡竟陵

海陵諸王相繼以反誅又以藩州太重大荆揚別置二州

分揚州五

郡置東陽州分荆州八郡置郢州

鎮王從兵無過六隊而封內官長皆不臣於

封君尋皆刺史守宰須手詔乃興軍且自謂弱主弱臣庶幾略

定而晉人上流中流重鎮之意既掃地於此事歸近習勢輕天

下廢帝遇害不出房闥泰始之初晉安傳檄尋陽而徐

薛安冀

恬

喜

下

崔道青沈文秀益蕭惠開湘何慧文廣袁曇遠梁柳元祐豫殷會稽孔岷山

薛常諸州郡響應而起南向之兵凡十餘萬朝廷號令不出百

里當是時十萬四出見沈攸之傳宮省危懼吳嘉請定東吳僅配羽

林三百而殷孝祖以儉楚壯士三千黃回以江西快手八百來

赴恃以為安然則孝建大明之制非徒無益祇以滋禍雖賴建

安王及沈攸之悉力勘定然一時軍功當官者衆板不能供使

用黃紙明帝晚運益念中外多虞禁旅方藩皆不可恃獨親信

近倖至有隸僕皆獲不次之除捉車人為中郎將馬卒為員外

郎馴使左右御刀專主天主事見齊紀紀綱法度蕩然矣世祖二十

八子既無子遺泰始三年誅盡未幾嫌隙日深故亦以有功見疑被誅

而晉平巴陵次第鋤殄本根既蹶而蕭道成之讐成矣大抵宋

氏之禍無異於晉而又甚焉蓋起於高祖而成於文帝父子兄

弟子戈相尋無足論者

案宋調役一如晉舊元嘉以來王宏始議以十五至十六為半丁十七為全丁而何承天備邊之策亦云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計丁課仗蓋稍稍欲裁制矣然文帝銳志中原不暇息民方其一舉悉六州倩暫行而白丁不較輕進易退卒至敗衄當時徐州五軍僅免九百餘可略見帝猶不已於是盡戶發丁_{二十七年}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再舉再敗邑里蕭然遂致子勛之亂丹陽統內男丁既盡婦女供役逮于大明數年兵禍少弭而孝武不思救時更為嚴科語士族雜婚皆補將吏避役必斬由是奔竄山林胥為盜賊子勛之變曾不旬日闔郡響應蓋有繇然幸會削平而明帝浸驕因欲宣威淮北一敗塗地枕尸六十餘里至是虛置州縣荒民無幾

矣重以將由上御士無專統元嘉北伐帝授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將帥趙超莫敢自決而泰始之師十軍絡繹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沈攸之以為畊夫漁夫夜相呵叱便致駭亂無惑乎斯民之至此極也

齊梁陳興亡相及兵無改制蓋晉末兵禍不在敵國而日尋於

臣子齊太祖乘釁得位廢諸屯王屯邸而外斷諸眾募泰始元年以來

內外多虞將帥各募部曲李安民以為非淮南常備外餘軍悉可罷遣乃詔曰設募取兵縣賞購士蓋皆權宜自今可斷眾募

因欲檢括民居稍立符伍以王儉諫乃止更定戶籍雖有其意

無其法先是民苦兵役或託死稱習以避之簿籍無考虞玩之議更檢定而呂文度行之過甚凡上籍被卻者充遠戍

逃亡益多賊唐寓之由此起奔之者三萬眾永明以來凡上所寵昵即付師旅蓋世

祖任外監呂文度則領軍但守虛位東昏信置閣徐母則督督贊

不領兵崔景甚者御刀應敕茹法珍用事謂之八要誅鋤舊臣

諸將危不自安皆為逆黨王敬則陳顯達永元之後蕩然弛備

閱武故場鞠為苑囿東昏以閱武場為芳樂苑百姓歌曰閱武場種楊柳玩習兵火昏淫

肆虐於是梁武帝假起義之師潛謀代齊然志事征伐恢拓境

宇州郡雖多戶口日耗而又調民止於徐揚二州三丁取兩自

徐州南據於蕭勃惟荆益所部尚完既而元帝棄益于西以武陵王

紀湘巴兼失荆揚號令千里而近民戶著籍不盈三萬陳祖因

而取之蓋兵力單微也比于高宗江州守長亦僅羈縻不應徵

發鎮將屯討悉仰禁兵於是大增六騎游擊大建眾建雲旗義

士七年而舟師果修所向奏捷然瘡痍未復輒謀彭汴清口之議

殲將士三萬由是江右尋亡南師不競閱武於大壯之觀陳於

元武之湖雖曰步騎十萬樓艦五百僅足緣江防守臺內空虛

矣後主荒怠責軍人之征以修宮室舊制軍人無關市奪故將

之征至是倍責之

之兵以配文吏

時孔範用事於帝前誹薄諸將自是將師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奪任惠部曲以配範

故童華上書曰老

臣宿將棄之草莽至禎明末徵兵吳會而邊鎮遂虛施文慶赴

江州配兵二千京師戒嚴則恐廢其述職衰弱之積殆此極矣

隋師大至江中無一鬪船自謂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

曾不為備賦詩飯飲酒不罷隋師至而陳亡

歷代兵制卷五

北朝

漢光武始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遂訖東都代有羌患董卓之亂汾晉騷然延及劉漢石趙符秦羣雄並擾至於拓拔魏宇文周盛矣天厭禍亂及魏稍復周更兵制馴至隋唐庶幾於古雖劉石之禍固不足書然將有其末不可不錄其本至於得失興亡亦可以為世鑑

劉淵匈奴冒頓之帥五部者也晉氏弛馭將發其兵遂歸稱號劉聰入洛陽始盜華江建營衛凡有十六軍

各配兵二千而列以諸子為之

置單于左右輔以主之夷夏分將此其始也既倚重夷落則中軍宿衛皆疲老不足用故石虎俘漢遺卒惟氏羌三千餘人悉送襄國而坑戮其餘蓋以漢兵無用云石勒初以單騎歸劉淵

特 謫

卒代漢稱趙亦以禁兵配世子五十四營悉配世子餘兵委諸將別以衣

冠人物號君子營冠鉅鹿常山集衣冠人物石虎暴亂重徭晉人以厭當氣

者之說既而東宮衛士皆謫涼州世子宣殺其弟韜趙王虎誅之謫其衛士十餘萬人戍涼

州卒梁犢等至謀作亂京邑居守往往特者雋之士宿衛空虛及入者雋

而迎之於是冉閔厚撫禁旅以傾石鑿閔既都督總中外兵

皆奏為殿中鑿亦私結邊兵以圖閔鑿使將軍孫伏都等既

克鑿乃募召人誅邊兵死者一十餘萬北部衰矣然交錯殺掠

中原始無更生者慕容又以鮮卑乘之併趙為燕當時中州喪

亂坑卒子孫孤梵了立十室九然常偉誅慕容雋而雋徵發繁擾戶留

一丁民不堪命自洛死垂奔將三十萬眾賣樵粥水責以殖

貸貴戚蔭戶戰士絕廩秦師來伐莫有戰志遂至覆敗符堅之

興王猛傖人稍為有法聽符融之言遷羌部之內附却衛辰之

畏

獻歸邊民之遠徙四禁二衛悉令就學十丁一兵始有羨夫當時未之有也

案劉曜河上之役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自以為威而來者居三之二其調民可見石虎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凡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不辦者腰斬又括民馬四萬餘匹敢匿者斬百姓窮窘鬻妻子以供軍復猶不能給蓋合鄴中舊兵常五十餘萬州郡造甲者稱是船夫十有七萬不與馬西魏之興邊兵略盡然有戎卒三十餘萬石氏殆不能過燕欲經營秦晉精覈隱漏戶留一丁餘悉發為兵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雖以劉貴極為陳說復用三五然秦師之入拒兵四十餘萬視魏人為多馬後燕略有齊岱步兵二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率是以觀諸邊之兵大

然

抵空國而作敗亡之禍特不相遠王猛用秦而十丁一兵之制猶見忠厚王通以為有靜中原之功豈不信然惜乎堅之驟見戰亡也

骸

滅滅燕之日鮮卑四萬餘戶納之長安而又處烏桓於馮翊徙丁零於澠池關右編戶大抵殊類而遠配氏種散居方鎮蓋已為分崩離析之漸矣既而國強氣盛略計士卒九十餘萬騎遂謀江南自謂投鞭足斷江流發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鼓行而東為慕容垂所誤敗於謝元五年之衆全闕之地復為燕有矣後燕參合之敗積駭如山滹沱之役士卒十萬寸刃不返殘民以逞失律滋甚涼夏而下抑無譏焉至於利鹿南涼率意改作耕戰之民始判然離矣崛起一方遺患萬世利鹿孤自以為抗衡中夏建都立邑難以避患於是處晉民於城郭勸農課桑

擊

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弱則乘之強則避之蓋居者專耕
 出者專戰自此始矣厥後高歡入魏每令軍士其語鮮卑則曰
 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温飽何為陵
 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繫
 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夫惟兵農之不相入則其患至於相
 令且相疾也先王之法其為慮患詳矣哉比及魏氏山東雜夷
 始徙代北江淮諸蠻滿伊闕之南矣尋任崔浩關掌軍國伐夏
 之役爰有前驅後繼之目其討柔然分道並出冬列什伍將帥
 精粗有紀號然而征卒南侵士馬亡失過半初未有以寬民力
 也自闔門之謫除於崔挺初制一人逋亡合門充役光州刺史
崔挺上書諫太和二十年除其制
 三長之制立於李冲太和十年魏無鄉黨之制唯立宗主督護民多
 隱冒三五十家始一户案韓諱疏百姓迭相陰冒或百室
合戶或千丁共籍蓋當時通然也李冲

溯初匪書

溫州市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上言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
強謹者為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載無過則升
一等既而疎調省費上下安之至孝靜興和二年臨淮王孝友
表曰令制百家為族二十五家為閭五家為比百家之內有帥
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京師諸坊或
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缺而况外州乎諸依舊置三
正之名不改而每閭止為二比計族省十一丁事下尚書寢不
行屯田興於薛虎子而戍兵資絹自隨之困省太和五年初州
隨薛虎子上表以為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鎮戍兵資絹自
人十二匹未及代下不免飢寒公私損費宜置屯田世業定於
李安世而豪強陰附逃役之弊均初民多陰附陰附者無官役
下之田皆為世定都中洛增減宿衛十九年選武勇之士十五
業終身不易萬為羽林虎賁以充宿衛
分建六鎮優復府戶初魏都平城以北邊為重盛簡親賢擁麾

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獨得復除當時人物折慕為之

據廣陽王深疏又魏蘭根說李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號為府戶役同既遷洛陽後往往邊任始重置官頗眾源懷所謂沃野

一鎮自將以下八百餘人者也中年以來有司號為府戶役同

廝養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伍本鎮驅使但為虞候白直一生

推遷不過軍主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邊任一輕

惟孱弱凡才乃出為鎮將專事聚斂邊人無不切齒永平之後

良法浸壞外則鎮將選舉官不擇人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

舉彌輕奏重其選素翻亦以為緣邊州郡官不擇人惟論資級

或置貪汚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皆無防寇之心惟有聚斂

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羸弱之卒苦役百端收其實絹給

其虛粟綿冬歷夏死什七八內則勲書竊階至數百

盧同檢括冒軍者三

百餘人張仲瑞上封事言銓而又痛施排抑武人選格不預清流削選格排養武人不

使預清流邊方子弟悉同廝養由是羽林虎賁屠害省始均即仲瑞兄沃

野鎮民執戮長帥于景朝廷不能討為之還選以撫之改州以

悅之蓋識者知魏之將亂高歡始傾財結客矣當時六鎮俱歿

羣盜充斥貴寵子弟銜杯躍馬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銳氣頓

盡羸弱當寇強壯衛身路冷思疏由是河洛淪為戰地矣齊氏初基

不用周禮百保鮮卑自種樹種落顧以華人簡備邊要別內外

之領二曹以唐邕典外兵曹白建典內兵曹雖厥後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

免役頗追古意此法之行齊亂已兆後主之際政以賄成一時

領軍二十人無謂甚矣宇文魏泰相魏輔以蘇綽經濟之略於

軍尤詳六軍百府始倣周典而稍還兵農不分之舊文帝大統八年初置

六泰始藉民之材力者為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以農隙講

閱戰陳馬畜糧糒六家供之合為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
二十四軍秦督中外諸軍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
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蓋至是而廣州山南
北山皆勁兵矣克齊之後并相各置六府而東北別為七總管
自隸戶有還奴虜有免隱丁有誅府兵有復丁以十二取役以
一月代糧畜以家備民力日以裕矣惜乎自太祖爭政志移魏
室六卿分命冢宰專兵既以此始無以貽後初太祖為魏相立
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皆受宇文護處分護第屯兵侍
衛盛于宮闕武帝患之密謀誅護其後楊堅秉政都督諸軍勢
傾中外卒以篡周

隋

隋高祖繼周統其兵制大抵仍周齊府兵之舊而特加潤飾焉

自今考之其十二衛之制則曰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
曰禦衛曰候衛各分左右而置左右將軍以統諸府之兵故當
時之兵互相統攝而權不分諸府之兵有即將副即將坊主團
主之屬以相統治其外又有驃騎車騎之軍折衝果毅之軍雖
增易不常唐兵制云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而要
曰鷹揚即將車騎曰副即將別置折衝果毅其大槩則周家井田之遺制也故隋之兵威視南北之國為尤
強是以征伐四克而成一統之業皆府兵之政也

案魏周齊之世已行租調之法而府兵之制由是而始基通鑑

陳紀齊顯祖令民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加以宇文泰

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還田免租調周魏見前之賢專意法古當時兵制增損尤詳然亦未見易處成也故

其制雖始於周齊而其效則漸見於隋彰灼於唐以此知先
王之制其廢既久則復之必以漸歟

列

隋取江南之役凡總管兵合五十一萬八千而散之於要害之

地凡八所或出於六合晉王或出於襄陽秦王或出於永安清河

公楊以至江陵劉仁蘄春王世積廬州韓擒虎廣陵賀若弼東海燕皆

兵分戎旌旗舟楫亘數千里然其節度則總之晉王其元帥則

歸之高穎各相統攝焉此高祖御兵之意亦有所寓也故擒叔

寶取金陵不啻如振槁之易自煬帝不綱府兵之制不講至伐

高麗之役四方兵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是以

遠近騷動士卒死亡耕稼失時田疇荒蕪加之饑饉穀價踴貴

輓運勞弊大業七年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以充餼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

而遼東浪死之歌作矣鄒平民王薄擁眾據長白山自稱知世即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

以相感勸避征隋遂以亡役者多歸之

案煬帝大業八年兵集平壤驅督煩擾所取之兵皆非府衛

没

之制故其間老癯羸弱殆居其半而訓練之制寂焉不聞况
 繫而置之堅城之下乎遂使堂堂之衆盡遼東煬帝凡九軍
 遼東城惟二千七百人資度遠及還至狼狽面歸而黎陽江都之盜已熾
 諸器械巨萬計失之蕩盡矣

歷代兵制卷六

唐

唐高祖初興兵事屬之太子高祖起太原開大將軍府以建成

右領大都督領右度事草創兵制未暇講及天下略定始置軍

府以驃騎車騎兩府統之分關中為十二道萬年道長安道富

道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幽州道雖稍有更易武德三年更以

西麟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皆置府

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元戈軍醴泉道為井鉞軍同州

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宮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

道軍邕州道為招搖軍西麟州道為苑遊軍涇州道為天紀軍

宜州道為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統之六

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養

餘復以二軍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勸課農桑

然每更而輒善迨太宗貞觀初而其制遂一定焉

案唐之兵制雖因隋舊而與隋亦異貞觀又與武德大異隋制每府有郎將副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始皆隸於十二衛

溯初書

之將軍惟驃騎車騎二府各自有將軍其後以將軍為郎將而別置折衝果毅高祖之興有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關中驃騎車騎鎮之折關中之道為十二未幾改為十道並置府焉凡六百三十四而又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每府各置之而皆隸於諸衛謂之諸衛折衝府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十帥凡府三等兵一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士以三百人為團五十人為隊十人為火備駱駝驢馬甲冑器械戎器米麥藏之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者惟給弓刀而已凡民年二十而為兵六十而免故兵制至此益善比之於隋則大備矣

武德三年初置十二軍分關中諸將隸焉皆取天星為名以車

騎府統之每軍將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為之督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強所向無敵貞觀更置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中二百六十一皆隸折衝及東宮十帥其能騎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而番上者又有驃騎豹騎熊騎渠羽射聲飲飛之名

案唐本制置府六百三十四關內二百六十一蘇勉會要府六百三十四關內二百六十一通鑑從此數而陸贄奏議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殆五百杜牧罪言外開果毅折衝府五百七十四通典折衝府五百九十三鎮二百戍三百九十三此其數之不同也

唐府兵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外為十二番於是諸

衛將軍受其名簿而配以職焉夫府君雖散在諸道然折衝都尉並遙隸於諸尉乃內任官也故官制係之於諸衛之後不與外官同

案兵制志述唐制之美曰府兵之制居無事則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也自井田不復兵制之善莫出於此惜乎後人之不能遵也

三衛五府之制親衛之府一勳衛之府二翊衛之府二此三衛五府也武德貞觀世重資蔭二品三品子補親衛三品孫四品子補勳衛四品孫五品及上柱國子補翊衛每月番上宿衛內府及城門其後入官路艱三衛非權勢子弟輒退番柱國子有

鑑

之首不得進者流外雖鄙不數年給廩祿故三衛益賤人罕趨之

案通鑑唐之募置彊騎府兵日益墮壞死及逃亡者有不復復點補其駱駝馬牛器械糗糧耗散略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為天子侍衛者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人羞之至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為邊將所苦利其死而沒其財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恥為之夫豈立法之初有不善也其節目次第非可預為之圖亦在夫繼之者有以維持而潤色也高元之君何足以知之

唐有南北衙南衙諸衛兵也北衙禁軍也南衙領於金吾北衙統于羽林李揆曰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伺察也北衙之制其後雖增易不常名號不一然皆天子宿衛之兵

說見後而

南衙之制布之中外綱維統攝實為盡善其發府兵皆下符契
 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
 則果毅行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
 校尉位習戰陣之儀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

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為步隊十
 騎隊一皆卷稍幡展分旗散立以候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
 斂人騎為隊二通偃旗稍解幡三通旗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
 人言譟而起右校擊鉦隊少却左校進逐至右校擊鉦隊
 鉦隊少却右校進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
 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
 旗稍舉隊皆進三
 通左右校皆引還

案唐之兵制與漢之兵制大抵略同唐有南北衙之制漢則
 有南北軍之制唐之南衙領於金吾北衙領於羽林而漢則
 羽林為金吾為北耳唐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馬朝廷徵發下
 敕書魚契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漢則有銅虎符之

攷

制矣唐每歲孟冬習戰陣之儀漢則亦以每歲八月都試唐
惟折衝都尉尉自教而漢都試之日則郡縣之官盡會也唐
以民兵隸折衝府府置折衝果毅長史校尉漢之都尉則唐
之折衝漢之副尉則唐之果毅也漢之丞相則唐之長史也
唐之有越騎步兵驃騎豹騎熊騎渠羽射聲飲飛之名而漢
則有輕車騎士材官樓船之別唐府兵宿衛以近給番漢之
為材官者亦為衛士統於衛尉故與唐類唐之給番雖在千
里外者亦不免而漢之淮南地遠類千里吏民往來徭役長
安者其甚苦賈誼嘗言之矣是欲遠近均一終恐病民也唐
之府兵居關中者多說者以為固本以漢地里志改之天下
郡國凡百有三置都尉者九十三輔若山西之五原纜纜五郡
耳唐之親衛勳衛皆以品官子弟為之漢之期門羽林亦宿

衛也而以良家子弟為之此其所以同也然其所異者唐置

十六衛各有上將軍大將軍將軍其屬若郎將長史之類尤

多漢則光祿勳衛尉二卿爾其屬吏亦少漢有樓船之制而

唐不講然觀荆湘兼統水陸河間元王孝恭傳蕭銑據江陵

趙郡以信州為夔州乃大治舟艦肄水戰俄進荆湘道總管

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

舟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奈何孝恭曰銑瀕江鎮戍見艦船

蔽江下必謂銑敗不即進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

內外阻絕遂降亦必有法矣而兵制不述惜哉

東宮有五率府各有左右其十率府左右衛左右司禦左右清

道左右監門左右內率府每府有率有副猶天子之十六衛也

親衛府以三品五品子補勳衛府以四品孫五品子補翊衛府

以勳官二品散官五品子補猶天子之五府三衛也其番上宿

衛之制略同折衝亦有番上於東宮者如所謂外府旅賁外府

直盪之類是也

案唐東宮有十率府而折衝亦皆隸焉則太子主兵矣太子

不宜有兵古制也春秋之際惟楚有東宮卒

僖公二十八年

其後太

子商臣卒以宮甲弑成王故漢皇太子並無兵官惟有中盾

主周衛徵道衛卒主門衛而已則唐制非古也唐初秦王諸

王各有左右護軍府左右帳內府左右親事府皆有護軍統

軍之官其後此制廢止有親事府帳內府各有典軍而漢諸

侯王則置中尉以掌其兵不得擅發若淮南濟北之稱兵叛

逆蓋封建之弊也

高宗以後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時衛士稍稍亡匿至

開元間宿衛不能給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取京兆蒲同岐

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

一番明年更號曰彊騎入隸十二衛為六番每衛萬人而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遷士人皆恥為之而府兵益廢彊騎之制皆擇下丁白丁宗丁品子強壯之民而為四籍又別為番頭羽林飛騎之目其初亦足以羈弭外患自天寶後其法浸以廢弛士失拊循往往流散而折衝諸府至無兵可校六軍諸衛皆市人祿山反不能受甲矣

餘萬

案開元十年沿邊戍兵六十餘萬張說以時無強寇奏罷二十萬餘使還農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十一年命尚書蕭嵩與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分衛十二衛而為六番十三年更命曰彊騎天寶之後復稍變應廢募者皆市井無賴未嘗習兵承平日久議者謂兵可稍減是時民間

廢應

前有

挾兵者有禁子弟為武官父兄擯而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益無武備祿山漸窺中國禍心一萌陷河朔二十四郡若入無人之境唐祚之不絕者如縷苟非天命不替詎能振中興之業乎

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故通天下十二道為軍八十為守捉六十有七為城三十八為鎮三十有九自武德至天寶以守之不易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在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至景雲初而

節度使之名興矣

高宗永徽已後都督帶使持節者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

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是而後接乎開元開元之際府兵之制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

兵

既壞迨天寶而疆騎之制又壞天子所恃節度方鎮之兵而安祿山正以范陽道節度使反天子之兵弱不能抗而諸鎮之兵共起誅之當時號九節度使之師大盜既滅武夫戰卒有功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將驕卒悍天子無以制而卒以基亂

案唐杜佑云國朝李靖平突厥李勣滅高麗侯君集覆高昌蘇定方夷百濟李敬元婁師德劉審禮皆以卿相率兵禦戎戎平師還兵無久鎮此李唐之初所以上無叛將下無叛兵者職此之由也自疆騎之制壞天子倚方鎮之兵方鎮強天子弱矣祿山叛逆遼陽兩京肅宗卽位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肅宗命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大盜既滅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

荆
閩廣

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
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
吏號為留後以邀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因而撫之謂之姑
息之政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
反為和解之始時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
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
妄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昭宗用崔允召梁兵以誅宦官而
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
勤王者向所謂三鎮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湖
廣閩西則巴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
裂於方鎮而唐遂亡史臣謂措置之勢使然寧不信歟

唐之北衙諸軍者禁軍也高祖定天下以太原初起之兵三萬

人留宿衛號元從禁軍後謂之父子軍高祖以義兵起太原以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

留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田分給之號貞觀初太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

宗擇善射者百人曰百騎又擇有材勇者置北衙七營太宗貞觀初擇

善射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至十二年更置

左右屯營於元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及高宗龍朔初更

置左右羽林軍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杖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

為內而禁軍日益盛矣至於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改千騎

曰萬騎元宗改萬騎曰左右龍虎軍元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虎軍皆用功臣子

弟制若而印臂之法遂行於開元之初元宗開元十二年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

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迨天寶末禁軍寢耗入蜀之役從者

纔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至德二載始置左右神武軍亦

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至德二年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

不足則取他邑帶品者同四軍又擇便騎射生手千人至德初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

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逮代宗以射生軍清

內難而寶應之名立矣代宗即位以射生軍入禁中清內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

廣德以後吐番屢入寇天子不能自立而陝州神策之軍遂為

禁軍之首上元中以衛伯玉為神策節度使鎮陝州初哥舒翰破上蕃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為軍使及安祿

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千人赴難伯玉與魚朝恩皆屯於陝時邊

上隘感神威故地淪沒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廣德元年代

宗避土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迎扈悉號神策軍又京師平朝

恩遂以兵歸禁中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

苑中自是寔盛遂為然天子禁軍非他軍比而朝恩令員肆無極自鳳翔京兆扶風等

郡皆屬其節度大歷四年朝恩請以京兆之好畤鳳翔之麟游普潤隸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

之隸卒之軍政不立逮建中之初神策耗散略盡白志貞遂補之

以市人一旦涇原叛卒一呼而天子無從衛之兵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白

志貞為使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非李晟持軍赴難

居市肆及涇卒潰叛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

初世書

場

克

已而

則唐事去矣德宗出奔李晟與其軍人他將皆自飛孤道西自

後雖更易不常其權大率歸之闔寺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

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

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改殿前

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左右神策軍

皆加將軍二員左右龍武軍加將軍一員以待諸道大將軍有

功者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

不一惟羽林龍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德宗興元十

二年竇文場為左神策護軍中尉霍仙鳴為右神策護軍中尉

張尚進為右神威軍中護軍焦希望為左神威軍中護軍十四

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衛由是順宗即位王叔文雖

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於中人矣

欲收神策兵權而事卒不克順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

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為左右神

度使以奪官者權而不究至昭宗以藩臣跋扈而有宗室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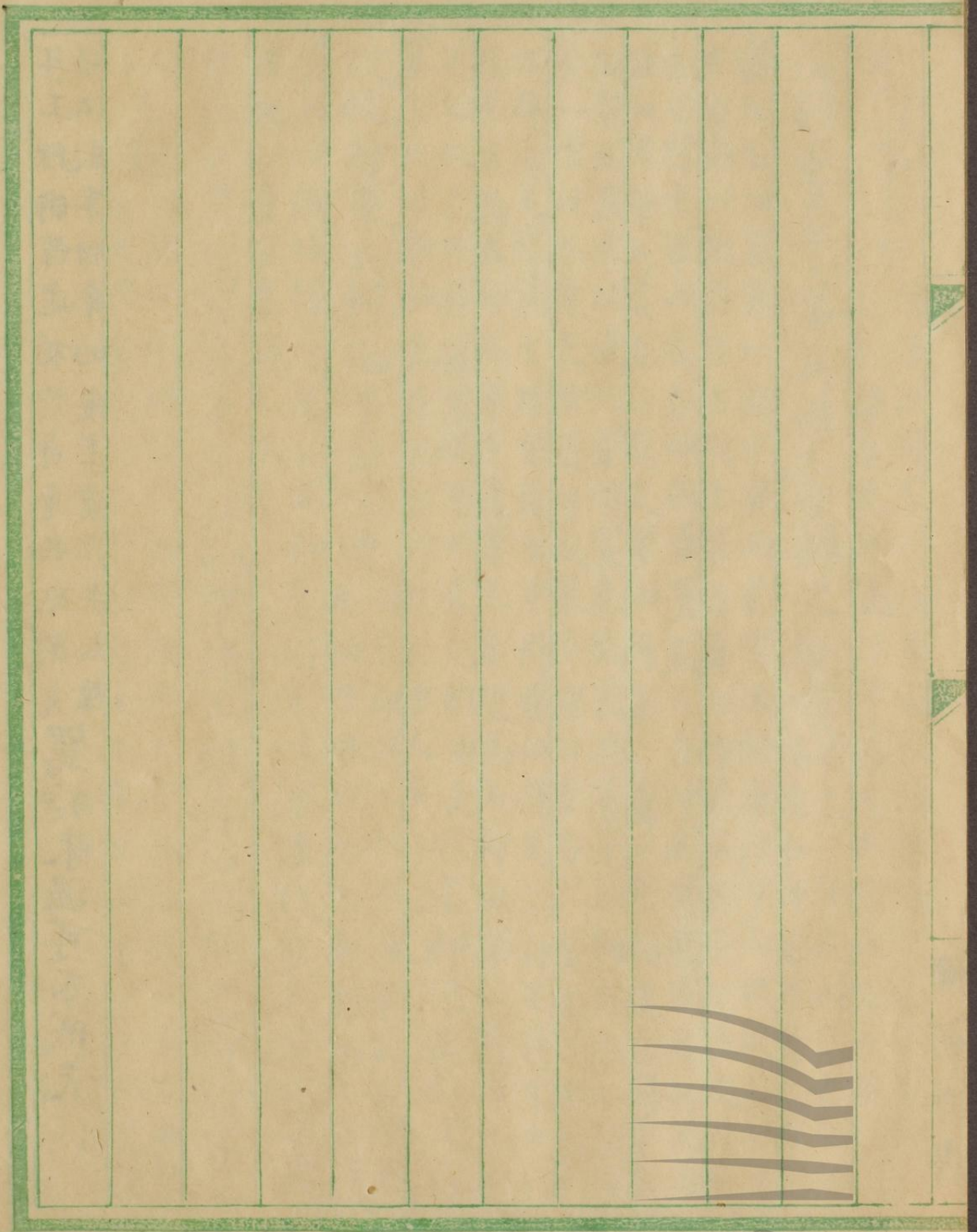
禁兵之謀可謂良策矣特嗣覃諸王雖迭居閭外之寄皆不足

以支難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

都指揮使李鐵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而已兵自潰茂貞

逼京師昭宗為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周謹乃引去乾寧元

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
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璣乃去太原
駕於朱溫可不戒夫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歷代兵制卷七

五代

梁祖以宛朐羣盜之黨而附黃巢為盜後歸命於王重榮遂東

旄宣武

巢臨京師以朱溫為東南面行營先鋒天子在蜀諸鎮會兵討賊賊勢日蹙溫乃就王重榮以降天子賜名全

忠拜宣武軍節度使

已而挾聽命之唐鞭笞天下卒收神器其用兵嗜殺

且言天怒我殺人少而殺降卒三千

太祖攻朱瑾賀讓馳救擊敗之降其卒三千是日大

風揚沙蔽天太祖曰天怒我殺人少耶盡殺降卒

李存孝出兵窺山東三州赤地數千

里而不相救

孟方立以邢洛磁三州自為昭義軍晉數遣李存孝出兵以窺山東三州之人俘掠殆盡赤地數千

里無復耕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然精於兵算遣將受略求救於梁梁方東事亮鄆不能救也

五日而下山東三州

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太祖遣從周略地置

銀槍效節軍

太祖與晉戰河北乃以揚師厚為招討使悉置落

鴈都

梁攻亮鄆鄆州朱瑾募驍勇黔雙手號

又選富家子之材

槍

武者置帳前號廳子都干弋日尋負大罪惡逆民心搗二弱子與莊宗為敵此所以亡也

案梁起於盜賊值時之亂擾竊神器幸以有成當是之時環境之外皆其至讎勅敵李克用居河東與之鏖戰蓋三十餘年李茂貞居鳳翔被圍經歲而不得食朱瑾以勁騎奔淮南楊行密據強兵王吳王鎔王趙羅紹威王魏劉仁恭王燕王師範節度青州使合謀并力連山東之卒以擊其東關隴之眾以攻其西吳以江淮荆襄之兵挫其南趙以燕上之騎奪其北四面并合為梁者蓋束手就虜耳雖僅免於身而失之於子矣

唐李克用以沙院唐德宗時有朱耶盡忠者居於北庭之金滿州其子執宜歸唐號沙陀軍執宜子國昌國昌子因黃巢之亂有功於王室巢陷京師中和二年克用以步兵萬七千來赴敗巢橫屍三十

里京師平克至張濬之戰殺戮酷矣大順元年朱全忠及宰相張濬等請討克用戰于陰

用功第一地濬軍三戰三敗克用天復初為梁所困鋒銳亦衰僅保一隅

掠至河中赤地千里

比莊宗嗣位當時之兵楊行密號黑雲都楊行密據廬州收兵數千以卑衣蒙身號

黑雲都劉仁恭號定霸都梁攻滄州劉仁恭調其境內凡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文皆其面曰定霸都

而麾下諸將皆老於行陣與武皇齊駕並驅之人莊宗皆能養

之以恩折之以氣遂服其心從定山東取漁陽兼魏博置帳前

銀槍都楊師厚卒梁以魏博兵強欲分為兩鎮魏兵不願縱火大掠效節軍校張彥通賀德倫求援於晉晉王軍於臨

清張彥選效節銀槍軍五百人自衛謁晉王然楊劉短兵之

戰不其危乎王彥章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遣繼岌莊宗引短兵出戰為彥章伏兵所射大敗

伐蜀凡七十五日蜀王衍降兵不血刃誠用兵之最易也奪鄆

之舉非郭崇韜幾失之從鄆入汴八日而滅梁焉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澶

相諸將皆曰不若棄鄆與梁西取黎陽以河東為界莊宗問崇韜對曰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矣此天亡之時願陛下

初紀書

也

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明宗以所

將騎五百號橫衝都李橫衝名重四方以肥戰馬瘠吾人為愧

明宗問范延光馬數幾何對曰三萬五千明宗嘆曰太祖在太

原時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三萬

五千馬多奈何延光曰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五千而

敗契丹殺戎軍之暴何其甚耶丹遣托諾將萬騎救都晏球敗

之橫屍棄甲六十餘里明宗遣烏震住代房知溫知溫誘殺之

案歐陽公史論云朱邪部族之號耳沙陀者大磧也至盡忠

孫始賜姓李氏後代遂以沙陀為貴然克用以朱邪之裔奄

踐汾晉莊宗襲位與梁對壘河上卒之朱氏失國既登大位

日與羣伶俳戲劉后喜聚斂而飢其師郭崇韜以動舊見戲

曾未三年遽取顛覆清泰間呂琦言石敬瑭必以契丹為援

卒立晉者契丹也使帝能從言亦可以紓禍惜其莫之能用
纔十年而易四姓禍亂極矣

晉高祖初隸明宗帳下號左射軍廢帝立徙鎮天平而不受命

求援契丹以竊帝位天福元年徙鎮天平敬瑭不受命謂其屬曰先帝授吾太原使老馬今無故而易疑

我反也太原地險而粟多吾當內檄諸鎮外求援於契丹桑維翰劉智遠等以為然乃上表論廢帝遣張敬達討之敬瑭求援

於契丹約為父子契丹將兵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安重榮反

北虎與唐兵戰大敗之十一月立敬瑭為晉皇帝為偃月陣以杜重威擊敗之安重榮反杜重威逆戰於宗城重

却以伺之王重肩曰兩軍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為三重威出

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肩以精兵擊中軍重榮大敗帝籍民為武定軍與契丹絕盟雖連戰敗之及梁漢璋王清繼

以敗績而晉卒滅

案石敬瑭父臬挾雞出於西夷自朱邪歸唐明宗妻之以女

及地尊勢重猜貳既生乘隙而奮求援契丹自非邪律德光

之師不足以亡唐立晉然彼雖有德於我其遂可無以弭其
後患耶暨再傳而為其所滅柔維翰輩可謂失謀矣

漢祖乘契丹蹂踐之餘神器未有所歸視天下無復英雄乃建
大號以應之天下亦帖然莫或與之爭及幼少嗣立強臣奪而
取之勢使然也况五代之君臣乎

周祖之討李守貞也居軍中褒衣博帶至河中立三柵以自持

重

自柵其城西常思柵其城南白文珂柵其河西調五縣丁三萬築壘以護三柵守貞數出兵擊壞輒補之守貞每出必有

以失兵食俱盡周祖四面攻之守貞與妻子自焚死及守貞之死趙思綰王景崇繼降挾

不賞之功乘危而發雖履大位而宗族先戮矣世宗高平之役
首誅樊何以振軍法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南乃興
禮樂審法令修政事收賢才於五代之君亦可為賢矣遭聖人
之興天命有歸不能自立坤旋乾轉否極泰來亦自然之數歟

案歐陽公史論云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顯德二年克秦成階鳳四
州平淮右五年克淮復三關益津關瓦橋震攝夷夏英武之
材可謂雄傑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
重殊不知料強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先之機此
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然則世宗亦賢主也

--	--	--	--	--	--	--	--	--	--	--	--	--	--	--	--	--	--	--	--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歷代兵制卷八

宋

竊聞祖宗兵制之善者蓋能深鑒唐末五代之弊也唐自盜起山陵藩鎮竊據外抗王命內擅一方其末流至朱溫以編戶殘寇挾宣武王師睥睨王室必俟天子禁衛神策之兵屠戮俱盡劫遷洛陽乃可得志如李克用王建楊行密非不忠義徒以遐方孤鎮同盟欲救王室皆悲唳憤懣坐視兇逆終不能出一兵內嚮昭宗親兵既盡朱溫羽翼已就行密輩崎嶇於一邦初務養練不能遽成此內外俱輕盜臣得志之患也後唐莊宗葬名將握精兵父子轉戰二十餘年僅能滅梁恃功而驕兵制不立弗知內外之患一夫奮呼內外瓦解故李嗣源退將養痾私第起提大兵與趙在禮合於耳陵返用莊宗直擣大梁之術徑襲

兵

洛陽乘內輕外重之勢數日而濟大事其後耳陵卒恃功狂肆
邀求無窮至一軍盡誅血膏原野而明宗為治少定如李從珂
劉智遠郭威皆提本鎮之本直入中原而內外拱手聽命者循
用莊宗明宗之意也周世宗知其弊始募壯士於帳下立親衛
之兵為腹心肘腋之用未及期年兵威大振敗澤潞取淮南內
外兼濟莫之能禦當是時藝祖皇帝歷試諸艱親總戎旅逮應
天順人歷數有歸則躬定軍制紀律詳盡其軍制親衛殿禁之
名其營立龍虎日月之號功臣勲爵優視公卿官至檢校僕射
臺憲之長封父祖蔭妻子榮名崇品悉以與之郊祀赦宥先務
贍軍饗士命弊絹錢無所愛惜然令以威駕峻其等為一階一
級之法動如行師俾各服其長待之盡善矣為更成法便更出
迭入無顧戀家室之意殊方異邦不能萌其非心僅及三年已

金幣

溫州市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復更成為轉員之制定其功賞超轉資給以彼易此不使上下人情習熟又其下凜凜每有事親之俱樞府大臣侍便殿專主簿員外三日畢事命出之後一日遷徙不得少留此祖宗制兵垂法作則大指也器甲堅良日課其藝而怠惰無矣選其教首嚴其軍號精其服飾而驍銳出矣中都二方製造兵器旬一進視為之旬課歲輸所造於五庫故器械精勤盈物充積前世所不逮至纖至悉舉自宸斷臣下奉行惟恐不及其最大者召前朝慢令恃功藩鎮大臣一日而列於環衛皆俯伏駭汗聽命不暇更用侍從館殿郎官拾遺補關代為守臣銷累朝跋扈偃蹇之患於呼吸俄頃之際每召藩臣朝令夕至破百年難制之弊使民享安泰於無窮者蓋宸心已定利害素分剛斷必行故也其定荆湖取巴蜀浮二廣平江南者前後精兵不過二十餘萬

京師屯十萬足以制外變外郡屯十萬足以制內患京師天下
無內外之患者此也京城之內有親衛諸兵而京城之外諸營
列峙相望此京城內外相制之兵也府畿之營雲屯數十萬衆
其將副視三路者以虞京城與天下之兵此府畿內外之制也
非特此也凡天下之兵皆內外相制也以勇悍忠實之臣分控
西北邊孔道何繼筠守滄景李漢超守關南以備北藩郭進在
邢州以禦太原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守通遠軍以遏西戎傾
心委人讒謗弗入來朝必升殿賜坐對御飲食錫賚殊渥事事
精豐使邊境無事得以盡力削平東南僭偽諸國者此也州郡
節察防圍刺史雖召居京師謂之遙授至於一郡則盡行軍制
守臣通判名銜必帶軍州其佐曰僉書軍事及節度觀察軍事
惟帑庫獨推曰軍資庫蓋稅賦本以贍軍著其實於一州官吏

竊

間

深矣

與帑庫者使知一州必以兵為重咸知所先也置轉運使於逐路專一飛輓芻糧餉軍為職不務科斂不抑兼并曰富室連我阡陌為國守財耳緩急盜賊竊發邊境擾動兼并之財樂於輸納皆我之物所以賦稅不增元元無愁嘆之聲兵卒營於州郡民庶安於田間外之租賦足以贍軍內之甲兵足以衛民城郭與村鄉相資無內外之患者此也一州錢解之出入士卒之役使盡委二郡者當其事一兵之寡一米之微守臣不得獨預其防微杜漸矣深出銅虎符以發兵驗其機括不得擅興以草偽冒節度觀察州三印節度印隨本使所在闕則約於有司觀察使印則長吏用之州印則畫付錄事掌用至暮歸於長吏凡節度使在鎮兵杖田賦之屬則屬官用本使印簽狀焉故命帥必曰某軍節度某州軍管內觀察等使某州刺史必具此三者言

軍則專制兵旅言管內則總察風俗言刺史則治其州軍此祖宗損益唐制軍民之務職守之分俾得各歸其屯逐縣置尉捕盜賊濟以縣巡檢之兵不足則會合數州巡檢使之兵又不足則資之守臣兼兵馬鈐轄者故兵威強盛鼠偷草竊尋即除蕩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若臂運指如尾應中靡不相資也凡統馭施設制度號令人不敢慢者功過必行明賞罰而已明於賞罰則上下奮勵知所聳動而姦宄不少踰繩墨之外事則必立功則必就也怒征蜀大將之貪暴也曹彬獨無所污自客省使隨軍都監超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以賞之御便殿閱武賞其藝能連營俱令轉資至於荆罕儒戰死責部將不效命斬石進等二十九人雄武兵白晝掠人於市至斬百輩乃止川班殿直許賞則盡戮其將校而廢其班太祖嘗曰撫養士卒不

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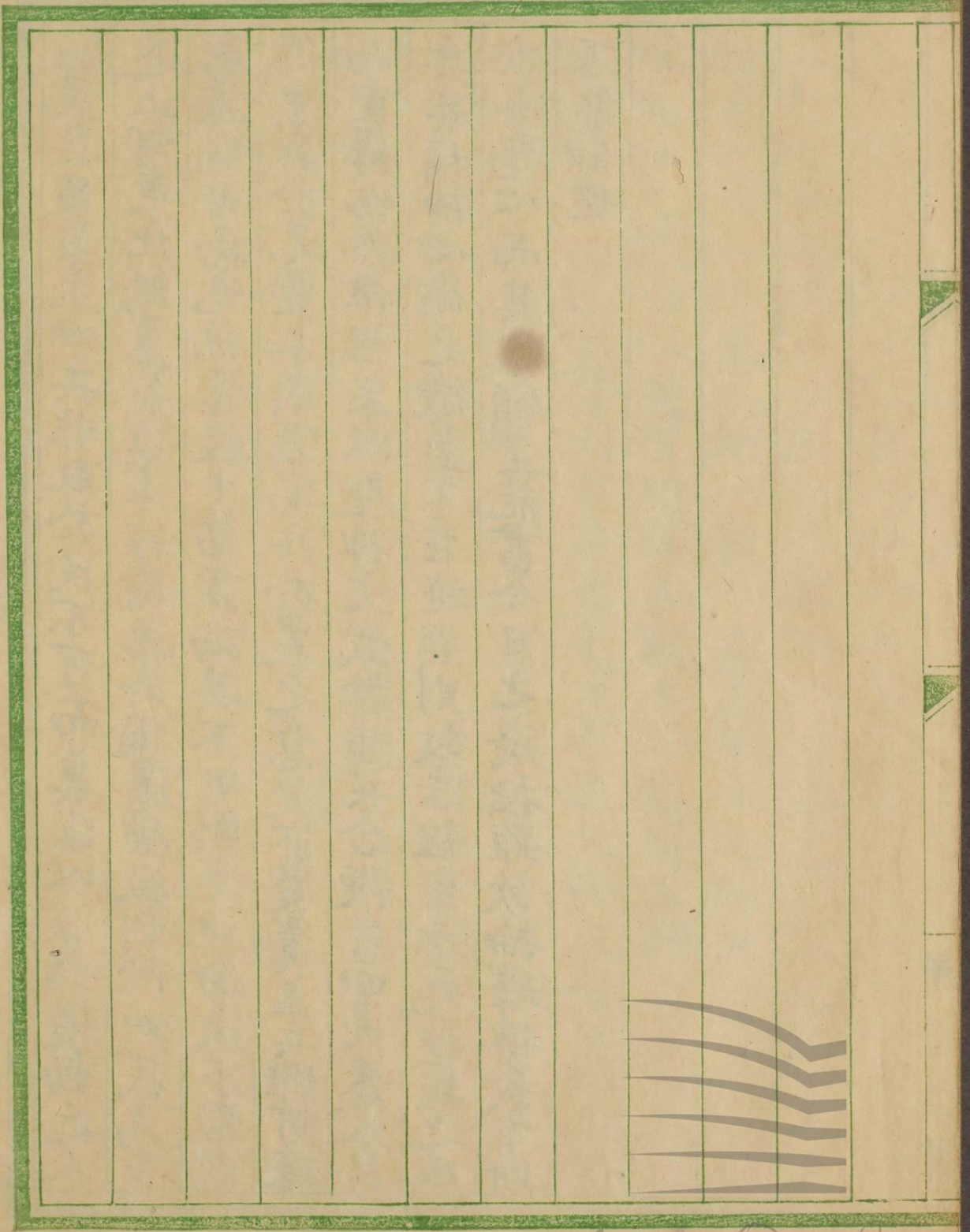
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劔耳然神機所照及物無遺察人心之
所欲而人盡死力班太原之師則謂將士曰爾輩五腹心爪牙
吾寧不得太原豈忍令害爾輩也或許郭進修第用筍瓦如諸
王之制則曰吾於郭進豈減兒女耶祖宗賞罰雖明誠必及物
故天下用命兵雖少而至精也逮咸平西北邊境之役兵增至
六十萬皇祐之初兵已一百四十一萬故翰林學士孫朱號善
論本朝兵者其言古者兵足而已今內外之兵百餘萬而別為
三四又離為六七也別而為三四者禁兵也廂兵也蕃兵也離
而為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戰者也給漕輓者兵也服工役者
兵也繕河防者兵也供寢廟者兵也養國兵者兵也疲老而坐
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也前世之制未有煩
於今日者也蓋嘗率計天下之戶口千有餘萬自皇祐一歲之

諸

入一倍二千六百餘萬而耗於兵者常什八而留州以供軍者
又數百萬也總戶口歲入之數而以百萬之兵計之無慮十戶
而資一廂兵十萬而給一散卒矣其衛士之給又浮費數倍何
得而不大蹙也以積習利弊又數十年教習不精士氣不振揀
兵則點數而已宣借則重疊妄濫逃亡已久而衣糧自如疲瘳
無堪而虛名具數元豐中神宗謂宰相吳充曰祖宗以來制軍
有意凡領在京殿前馬步軍司所統諸指揮置都指揮使都虞
候分領之凡軍中之事止責分領節制之人則軍衆自齊責之
既嚴遇之亦優故軍校不又已變練使者
請路則軍校不過各領一營耳本朝太平百餘年由祖宗法度
具在豈可輕改蓋祖宗相承其愛民之實若出一心謂民之作
兵者多與兵之仰民者不少而民不可重困也故張齊賢欲聚

益民兵呂蒙正曰兵非取於民不可而真宗以深念擾動近人
遂止河東北旣置義勇軍韓琦急於備邊猶欲刺陝西民為義
勇諫官司馬光抗章數十萬言論其不可熙寧中命天下教閱
保甲盛於元豐本周官寓兵於農之意旋亦廢置蓋兵雖可練
而重擾也恭惟祖宗以聖神文武幹運六合鞭笞四夷悉本於
兵其精神心術之微蓋不在迹然則效法祖宗重規疊矩之成
在本聖心而其迹顧豈能書今日之淺拙雖欲抽繹傳載有所
不能知也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